

我难产那天，疼的撕心裂肺，左等右等也没盼到太子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时，母亲带着我的白莲花妹妹入了宫。

我妹妹和太子，他俩旧情人相见，情难自禁做了些疯狂事。而我，身为太子妃，还得拖着生娃后的疲惫身体，满脸挂着笑意大度帮她善后。

我的妹妹呀，天下哪有这么多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事？

（已完结）

1

端平二十三年七月初八，家族的荣光第一次落在我的身上。帝后下旨赐婚，封我为太子萧礼的正妃。

我握着明黄圣旨，尚未回过神来已被人重重推搡至一旁。

三妹棋玉从我手中抢过圣旨，低着头反复细读，「岑氏漪澜、岑氏漪澜，怎么会是你！」她是名动京城的第一美人，失态时鬓发微散，却依旧容光摄人。

她眼神嫉恨：「是你，一定是你，是你使了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才从我手里夺了太子妃的位置！」

我一震，想起不久前家宴上，母亲笑意吟吟地望着棋玉：「咱们家的三个女儿，你是最有造化的。」未及细想，素日里娇娇弱弱的棋玉已经冲上前来，抬手高高落下——

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一记耳光分外响亮。

我松开手，棋玉摔倒在地，捂着脸难以置信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：「怎么，只许你动手伤人，不允许别人回敬吗？棋玉，圣旨已下，你还要发什么疯！」

娘亲的视线在我们二人中逡巡一圈，悠悠叹气，俯身拥住棋玉，劝慰道：「无论你还是漪澜，总归是咱们岑家的福气。」

棋玉立时便哭倒在娘亲怀里，「他说过的……」

娘亲慌忙捂住她嘴，「棋玉，你疯魔了！」母亲向我勉强一笑，「漪澜，你先回去休息，母亲晚点去你房里。」

我道了声是，向一旁捋须思索的父亲行礼后回了房。

一进房，婢女窈柳便低声道：「小姐，这道旨意？」

我摘下手中玉镯：「你与我朝夕相处，我做了些什么，你还不清楚吗？这道旨意是怎么来的，我的确不知。」论相貌，论才华，论声名，棋玉远在自己之上。更何况，早在半年前，棋玉去征鸿池时，便已和微服出游的太子相遇，芳心暗许。

至此，妆台上的铜镜方照出我眉宇间的郁色。我执起案桌上茶壶，替自己满斟一杯，「罢了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」

窈柳说：「正是这话。」

此日过后便是忙中有序的备嫁，在这期间，棋玉再未露面。三月后，太子萧礼册妃，行婚礼，我正式入主东宫。

那一簇罗列整齐的小鱼明珠坠在各处帷幔上，孩儿手臂粗的龙凤双烛燃的热烈，空气中名贵香料同瓜果的甜香奇异地混合在一起，司饌第三次献上合欢酒来。

在酒香的感染下，我双颊渐染绯色。

待众人散去，厅室里只余我与萧礼二人。却扇礼行毕，纵使我低垂着眉眼，依然能感知到他那蕴了冷意的目光。

良久之后，萧礼沉声开口，「今夜你独自休息。」他尾音才落，我已伸手抓住他的衣袖：「你不能走。」

蜡烛噼啪一声，适时爆开灯花，流淌下烛泪来。

我握着萧礼衣袖的手愈发用力，这是我要面对的第一关，如果新婚之夜留不住太子，明日我就会成为东宫甚至是天下的笑柄。我又重复一遍：「你不可以走。」

我迎上萧礼带了冷意的眸光，「不管殿下如何看我，这门婚事是帝后所定，今夜你的离开，不是落了我的面子，而是伤了他们的脸面。还请殿下三思。」

帝后这两尊大佛被我抬出，萧礼淡淡道：「你多虑了。」但无论如何，他终是重新坐了下来。

.....

天色将亮未亮时，我缓缓睁开了眼，昨夜初经人事，此刻的身体谈不上舒服。身旁的男人尚在沉睡中，双眸紧闭，眼窝处稍矮下去，山根处线条又陡然拔高，带出凌厉线条来。单从外貌而言，萧礼和棋玉的确相配。

我与他同栖一张榻上，当中却泾渭分明，着实可笑。

我不是傻子，太子的冷待是因为棋玉，他喜爱棋玉，将我视为是掠夺者，霸占了属于棋玉的一切。深宫之中，没有夫君的支持，固然步履维艰。但命运的奇特也正在于此，宫闱中的感情，是最珍贵也最廉价的产物。权势、地位才是立身之根本。

只要我将「贤德」二字做到极致，萧礼纵然不爱我，也无力废我。

我重新闭上双眼，在锦被下无声攥拳，宫闱之中凶险重重，命运既让我走到这一步，我就不能无声息的淹没在这深宫里。

## 2

十一月的天里，人从烧起地龙的宫殿里一出来，就觉一阵冷意由脚底直上底心。新得了皇后赐名的窈絮打个寒颤，随着肩舆向前走去。

如今的皇后是太子的生母，昔日南朝的和靖帝姬，她被陛下册为贤妃，后来为陛下诞下嫡长子，南朝覆亡后，陛下又将其册为皇后，所生之子立为太子。尽管身体不好，双眼不能视物，但陛下一直对她颇为宠爱。

我自肩舆中探出半张脸来，瞧一眼面有笑容的窈絮。皇后的赐名是荣耀，这婢子的开心几乎写在脸上了。只是，皇后赐名是一时兴起，还是别有深意？我是窈絮的主子，不能不多想一步。

好不容易行到内殿时，我才欲吩咐窃絮，脚下却一软，几乎要跌倒在地。倒让旁边的窃絮吓了一跳，「太子妃，您没事吧，是否要传太医？」

她将我扶至于那张贵妃榻上。我这才舒一口气：「许是近日劳累所致，不必请太医。」

这……窃絮小心瞧一眼我脸色，低声劝慰道：「阖宫上下都知道，皇后性情冷淡，并不爱热闹，您未必要天天晨昏定省，随侍左右。」

我轻轻摇头，唇角已泛起讥诮笑意来，反问她的：「如果你是我，你能怎么做？」

窃絮语塞，我轻叹：「既无十分美貌，便要有十分贤德。」论容貌，我算不得丑，但在美人如云的后宫嫔妃中，终究还是落了平凡。同太子有过一段情的三妹棋玉更是一等一的绝色，以色侍人，绝不是我的出路。

或许今天的确累着了，从未有过的疲累深深包围了我，「窃絮，我小睡一阵。你半个时辰后进来叫我，太子今日去狩猎，在外食的定然油腻，我要亲自下厨。」

待窃絮退下后，我缓缓闭上双眼。进宫时日虽浅，但很多事，也不难发现端倪。陛下性情严苛，皇后性情冷漠，在这样的父母抚育下长成的太子萧礼，外在端方沉着，不出差错，内里却是待燃烧的火种，只消一阵风吹过，便有燎原之势。

曲意讨好他已见的太多，他要的是有人全身心的依恋与付出，将他视为天，视为无所不能的神明。所以，萧礼会喜欢上棋玉，这一点也不奇怪。棋玉自小得父母宠爱，在赞美声中一路成长，养成天真性情，感情强烈而诚挚，没有人能抵挡住而不向她投以爱怜的眸光。

傍晚萧礼果然归来，内侍呈上这次打猎的成果来，我略微翻检了那已被处理好的野兽皮子，赞道：「殿下收获颇丰。」

待他沐浴更衣后，殿内已经摆了膳。萧礼似乎兴致欠缺，略用了几筷后便停下来，道：「我有一事要同你商量。」

「殿下请讲。」

灯火之下，我与他两相对望，他英俊面庞上闪现踌躇之色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。我拿起筷子，将面前的鱼肉小刺挑的干净，放于他盘中。

他并不去看那碟中莹白，沉声开口：「是棋玉——」

我起身，向他郑重一礼，抢先开口：「殿下慢用，妾身体不适，先行告退了。」

侍立一旁的窃絮见主子头也不回地离开，一时情急，于是大着胆子道：「殿下，太子妃这几日劳累过度，身体的确有些不舒服。」

被晾在原地的萧礼面色微沉，冷声：「既然不舒服，为何不请太医？」

窃絮扑通一声跪倒：「婢子说要去请，太子妃不肯，只说休息一阵便好了。今日好不容易得了些空闲，只躺了半个时辰便又起来替您操持晚膳，那粥里的莲子心是太子妃亲自挑的……」

夜幕低垂，广阔的宫道上，不时有贵人肩舆经过。我立在清远门不远处，任凭带着冷意的夜风扬起披帛来。不久前，我就是从这道门抬起来的。

我久久伫立于此，一颗心在冷风中愈加清明。

待我回到东宫，等候良久的窈絮迎上前来，神情担忧：「太子妃！」我以眼神示意窈絮放心，随即走入了后殿内的汤池。

暖意渗入四肢百骸，背后响起了男人的脚步声。在东宫之内，能直接进入太子妃沐浴的汤池的人，除了我的夫君萧礼，还能有谁？

在男人脱去衣物的簌簌声响里，我回转过身来，长发散在胸前，遮住旖旎风光。

我微不可查的叹一口气，伸手自汤池岸边勾过一块白练来，上前替萧礼擦身。男人的背脊宽阔，我的手隔着湿软布料抚上他平直肩膀，轻声说：「棋玉不能入宫。」

刹那间，萧礼落在水面上的眸光意味深长。我依然继续：「我曾听别人说，一对平庸的父子相处起来容易，一对英明的父子相处起来则难。若儿子不展露自己的本领，容易遭父亲厌弃。可若锋芒太露，又容易遭到父亲的怀疑。偏偏您与陛下，又是天下最最英明的一对父子。」

我又拧了拧帕子，柔声道：「殿下的心意我自然是明白的。前些日子我告诉母亲，姊妹有序，我既嫁入东宫，妹妹的婚事也提上议程，不要失了佳期。咱们夫妻一体，荣辱与共，有些话我便直说了，无论您要哪家贵女做太子良嫔，妾一定扫榻以待，但棋玉不行，如果陛下之前肯让棋玉入宫，那么今日在这里的，便是棋玉，而不是我。」

「这太子良嫔的位置，她坐不了。一时的放纵固然能得到欢欣，但殿下和她都难以承受此后的苦果。即使您坚持要让棋玉入宫，这道旨意，我也绝不会去替殿下求的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与陛下离心。」

面前的男人静静看着我，许久重新开口，他声线低沉：「你和棋玉虽是姐妹，性情截然不同。你心思缜密，思虑周全，的确确实是太子妃的好人选。」

我轻轻拥住他，将脸贴在男人背上，神色不改，声音里却情意浓浓：「自我接过册宝那日起，我就知道，我一生的幸福荣辱都系在殿下身上。」

水声作响，萧礼回身拥我入怀。我依偎在他的怀里，知道自己闯过一关。

3

新年的时候，我有三月身孕的消息遍传宫闱。母亲为此特向庙里捐塑数座菩萨金身。窈絮将此事报我知晓，我蹙眉：「花费未免太过。」

窈絮道：「夫人是觉得您这一胎乃是佛力所致，要投桃报李呢。」

呵呵，是么？

见时辰已到，我忙往皇后处请安。我虽有孕，但日日坚持去皇后那里点卯。偶一日在皇后宫中见到陛下，为此还得了一句「孝顺贞静」的评语。

陛下金口玉言，他的这一句话，对我至关重要。

这日一到昭阳殿，皇后的婢女绿蜡出来行个礼，「请太子妃稍候片刻，皇后娘娘正在更衣。」

我知她是皇后身边的得用人，温言道：「是我来早了才是。」

过一阵，皇后果然出来，今日皇后双眼并未以药布覆住，高髻素妆，行动处裙摆微扬，即使青春不再，一张脸依然美艳动人。或许这也是她多年荣宠不衰的原因之一。

皇后坐定，绿蜡抱入些时令水果来，道：「太子妃如今有孕，殿里的香便不合宜了。昨日娘娘还特意嘱咐我，日后太子妃过来，就要用瓜果熏屋。」

我忙起身行礼，「多谢母后。」

皇后抬手：「不必拘礼，如今你有孕，凡事要多注意。」

我瞧着她平静面容，轻轻一笑，伸手抚上小腹，「三个月的孩子，如今还觉不出什么来。不知太子当年在母后腹中，有没有难为您？」

上首的皇后有些出神，似在回忆，半晌说，「太子，他……很好。」

一旁的绿蜡笑了：「娘娘，当着太子妃的面，您可不能替殿下遮掩，」她向我解释：「娘娘当时怀太子的时候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双腿双脚肿胀得不得了，有一阵连鞋都穿不了呢！」

夜里在东宫，我便同萧礼说起此事来，又酌情增添几句，最后叹道：「也不知咱们这个孩子，会不会学着你的样子，也来折腾一下生他的母亲。」

萧礼修长手指覆上我的小腹，指尖微不可查的一顿，方道：「明日我同你一道去看望母后。」

我依偎在他肩头，「那再好不过，母后身边的绿蜡整治的一手好小菜，明日您帮我同母后求求情，让我向绿蜡偷偷师。」

萧礼捏捏我的鼻尖，眼眸中闪过宠溺之意：「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」我却不肯，扭着他的手指，继续问：「殿下想要儿子，还是想要女儿？」

萧礼说：「无论是男是女，我都会将天下最好的一切都带到他的面前。」

我微微一笑，闭上双眼。萧礼所说的正是我想听到的。如今的我得帝后欢心，与萧礼感情日笃，腹中又有子嗣，太子妃的地位可以说是稳如泰山。前路比我昔日所料更加平坦。

殿外夜色愈浓，值班的守卫在夜里不知疲倦地走着。在暗夜里，我放下心来，沉沉睡去。

日子一天天地向前，我渐渐显了怀，又过数月，终于到了预产期。我的孩子既是嫡子，又是长子，帝后特许母亲可以入宫陪伴，保我顺利生产。

羊水在一个夕霞满天的傍晚破了。

东宫众人早有准备，那动作快的忙去禀告帝后及太子，预备好的太医及产婆急忙上阵，母亲也随了产婆进来，净手之后拿了切好的人参片给我含着。

我身上的冷汗，已经湿透了素白中衣！在这一霎我终于知道，原来生育的疼痛远超一切。眼泪不受控的落下，模糊我眼前一切，耳边是产婆一声声的「太子妃，用力啊！」

这一刻，哪有什么太子妃，只有脆弱而平凡的普通女子。我终于忍受不住：「娘亲，救我，我疼——」

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臂：「漪澜，用力啊！」

我冷汗汨汨，眼下我为萧礼出生入死，我要他知道我的痛苦，要他知道我的不易，我用尽力气大喊：「殿下！！殿下在哪？」朦胧中，我看见母亲讪讪回收手去，难道……

我张嘴，却发现自己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，眼皮越来越沉，一旁的窈絮大叫：「殿下在来的路上，婢子这就去迎，娘娘您用力！孩子不能没有母亲啊！」

那产婆急得满头大汗，急切之下，伸手摁在我腹上。

剧痛包围了我，一声凄厉惨叫响彻殿内！

我要死了吗？不，我绝不能死，我死死咬着唇，口中一片血腥之气。鼻尖却嗅到了强烈的药物气息，那催产的汤药正由宫婢交到母亲手上，母亲捧着药碗，眼泪如断线珠子一般滴入碗中：「女儿，喝药吧……」

产婆将我扶起，母亲即将走到我床边时，远远奔来一人，在我臂上狠狠拧了一把。

是窈絮。

她满脸是泪，跪下身子在我耳边说道：「三小姐就在东宫，她与太子一起，小姐，您必须熬住啊！」

我难以置信地睁大双眼，下一瞬，疼痛再次潮水般袭来，扭曲神情。在绝望的痛苦中，我终于清楚知道，在这宫城中，除了我自己，无人可仰仗。我死死攥着窈絮的衣袖，手上青筋暴起，咬牙说：「催产汤拿走，我、我要自己生！！」

那产婆尚在一旁战栗，我死死瞧着她：「帮我！我与孩子如果有事，皇家的雷霆之怒，你和你的九族承受得起吗！」

挣扎了许久，午夜时分，我终于生下孩子，是个男孩。小小的婴儿红着脸，窝在明黄襁褓里哭的响亮。在欣喜之后，后怕爬上我的心头。

母亲抱着孩子，小心道：「我抱住去给太子看看。」

我微微点头，无力感布满全身。至此时，窈絮竟脱力坐到地上去。鬼门关前，与我一条心的不是我的夫君、母亲，而是伺候我多年的窈絮。

我推说自己要休息，屏退众人，独留下窈絮，「窈絮，将适才你看到的，原原本本地告诉我。」

窈絮说：「您生产这样危险的事情，太子却不见人影。我在东宫遍寻不至，最后沿着长廊找到了太子书房。守门的是太子身边的文澜，您曾施恩于他，所以他见我来了就向我示意。书房里是……」

刺骨寒意涌上心头，窈絮担忧地看了我一眼，「你继续说，鬼门关我都闯过来了，还有什么熬不住。」

「三小姐在书房里，与太子行苟且之事。」

我忽然笑了。笑他们，也笑自己。岑漪澜啊岑漪澜，你自视聪明，却掉以轻心，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我几乎为萧礼搭上性命，而他，却在我生死关头，与我的亲妹妹搅在一起。好一个夫君，好一个妹妹！

窈絮劝慰道：「太子妃，您现在最要紧的是养好身子。有皇子傍身，您的福气都在后头等着呢。」

室内安静，落针可闻。

好一阵，我收回思绪，看着眼前形容狼狈的窈絮，在明珠辉映下郑重许诺：「窈絮，为了你的忠心，我绝不负你。皇后身边有两大宫女，一个绿蜡，她在宫中的体面你是看见的；另一个碧翡，如今也出宫嫁了人。我会让你的余生，远胜他们二人。」

4

偌大的殿内沉水香浓郁，熏得人昏昏然。

自我入宫来，这是与棋玉第一次见面。只是出嫁了到底不同，在家时，我们姐妹平起平坐。如今却是我坐着，棋玉在脚边跪着。

她原本就是娇怯美人，如今更是清减。

我微微弯腰，指尖挑上棋玉的下巴，迫使她抬起脸来。好一张美人面，我低念：「花明月暗飞轻雾，今宵好向郎边去，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」这本是前朝好事者所作之词，巧的是，描述的也是妹妹与姐夫之前的情事。

棋玉脸色一白，死死咬住了花瓣一般柔软的下唇。母亲就站在一旁，见此景后劝道：「漪澜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将你妹妹领进来的。」

我似笑非笑，转向母亲道：「岑家三个女儿，长姐未出阁前打理家事，素得父亲看重。棋玉从小体弱，又生的美貌，得您偏疼。我无才无德，不得父母欢欣本也是应该的。只是我再愚笨，也是您的女儿，我一脚踏入鬼门关的时候，您为何将棋玉带入宫来，同她的姐夫拉拉扯扯，往我心上捅刀呢？」

母亲不敢看我的眼睛，别开脸去。

我笑：「还是母亲想着，若我熬不住死了，凭着棋玉和太子的私情，她就能进来坐我的位置，总归太子妃还是岑氏女，我生的孩子，也得叫棋玉一声姨母不是？」

「漪澜！」母亲低喝，眼中涌上失望。可惜啊，我已不是从前不受宠爱的岑家二女，为了赢得父母的一句赞赏而费尽心思，她的眼光如今已不再对我产生影响。家族在我与棋玉中放弃了我，选择了棋玉，我又何必眷恋他们。

「母亲觉得我说的难听了？那我不妨告诉母亲，这难听的话我说得出，难听的事我也做得来。」我啜一口茶：「母亲还是先出去吧，让我与棋玉单独聊聊。」

窈絮上前来扶住母亲。她被簇着向前走，临出门之间犹在回望，呼唤我的名字，我置若罔闻。殿门开启，一霎渗进的光线又很快被闭合的殿门截断。

现在，终于只剩下了我与棋玉两人。

我的目光落在她脸上：「棋玉，你现在是否还是完璧。」

棋玉没有说话，而沉默本身，即是一种回答，一种证明了窈絮的话的回答。一记耳光将她打得重重偏过身子去，我指尖震颤，她却依然回头，仰着脸目光灼灼，神情愤怒不甘：「你打我，你有什么资格打我？是我先遇见萧礼的，我与他两情相悦，你太子妃的位置，本该是我的！！」

呵，我蹲下身来，迎上她含了恨意的眼睛：「蠢货！自幼我什么都能让你，去年宫里赏给京都贵女的钗环，本来你我各自一只，最后还不是都插在你的鬓上？就为了你看着凤钗的那一瞬踌躇，我就能让！我对你还不好吗！」

我冷笑，从广袖中拿出玉板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小楷，「太子妃的位置既然与你无缘，你就该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，这玉板上的每一户人家，都是我精挑细选为你择出来的人家。你身后是岑家，是我，什么样的好亲事你摸不到，只等我一生完孩子就来筹办此事，你偏上赶着向东宫自荐枕席！」

棋玉不甘：「是我先遇上他的，是我！」

我站直身体，将那面玉板掷在地上，「棋玉，你听好了。今日我太子妃的位置，是帝后赏的，并不是自你那抢夺来的。你想当这太子妃想的发了疯，可从来也没人来问我一句，这太子妃我愿不愿意当。你既已失身，念在你我血亲，我最后帮你一次，成全你的愿望。可你也得记着，从你踏入东宫，成为太子嫔妾的那一步起，今生今世，咱们的姐妹情分也就到头了。」

——任何能威胁到我孩子地位的人，我都会不遗余力的打击，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底线。

皇孙满月的那日，我向皇后宫里求出了一道旨意。很快，太子册立两位良嫔的消息遍传京都。除棋玉外，另有一位苏家庶女。说是庶出，但家中并无嫡出姊妹，父兄又是武将，将这妹妹看的比眼珠子还重些，故而养成一副泼辣性情。

萧礼宠幸苏氏的第二日来到我殿内，提起时还面有愠色，「好利的一张嘴，险些将我肩上一块肉咬下来。」

我不由笑出声来。这些闺房之事，放在从前，萧礼是绝不会同我讲的。或许是因为有了孩子，又或许是因着棋玉入宫一事，萧礼认为我的确贤德，不会沾酸吃醋。总之，这是一件好事没有错。

我道：「就该有这样烈性子的妹妹治治殿下，省的您还以为我们东宫嫔妃都是面团和的，一个个软性子由着您欺负。」

萧礼亦笑：「你倒是说说，我怎么欺负你了？」我们笑闹到一处，又一起逗弄着儿子萧询。

至于棋玉是怎么失的身、怎么进的宫，我又是怎样从皇后那里求下册封旨意来，似乎只要我们都不提，就能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。好像事情一开始，便是这般模样。

谁又能看见长夜中我的眼泪呢，圣旨命我入宫，皇权将我推到如今的位置。身后悬崖万丈，不争，我与我的孩子将无路可走。

## 5

我儿萧询长到六岁那年，春秋正盛的陛下毫无征兆的宣布退位，以太上皇自居。尔后便是迁宫等一系列事务。皇后所居的昭阳殿同样易主。

在这六年里，前朝后宫，我的地位愈发稳固。对上，我从未有一日慢待过请安事宜，东宫大小事务，在我手中井然有序；对下，我暗暗使力，调回了身处南方、疏浚河道的长姐襄媛一家。前朝后宫势力交错，我的确需要一点耳目来探听消息，但这耳目，却并非一定要是岑家。

萧礼成为皇帝，我顺理成章的成为皇后。在朝典上，我盛装同萧礼并立于人前，额上的龙凤珠翠冠在日光下发出耀目光彩。在山呼一般的称颂里，我知道，六年的时光让我完成了太子妃到皇后的平顺过渡，但此后的每一步都更加凶险。

因为，成为皇帝的萧礼并不只有一个孩子。

在这六年里，东宫共有三子一女。棋玉和苏氏相继怀孕后，我立时抬起年轻更轻、姿色正浓的人来分宠，虽未有一子半女，却也实实在在地摊薄了萧礼去她们二人处的次数。苏氏早产，诞下小猫似的皇二子，棋



玉倒是会选日子，在陛下千秋节时诞下了子嗣，也就是皇三子。

而我又生了个女儿，如今被她的父亲封为乐温公主。

当萧礼驳回了苏氏为德妃、棋玉为贤妃的提议，又将两人的品秩封号倒了个个儿的时候，我大概便猜到了他想要做什么。德、贤虽同为四妃之一，但德妃的排序却在贤妃之上。

人就是这样善变的动物，当萧礼在太子位上待着的时候，唯恐父皇猜忌自己，恨不得剖心掏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。等他转身一变成了皇帝，又担心后宫与子嗣超出他的掌控范围，威胁皇权。

昔日他爱棋玉时，所做的不过是为棋玉略争一争，稍有阻拦便放弃。如今在封号上对棋玉表现出的偏疼，到底是因过往的情分，还是帝王的制衡？

于是每一次棋玉和后宫嫔妃前来请安时，我便明晃晃地表示出对棋玉的偏疼来。后宫女人的话题无非就那么几个，除了共享着的男人外，便是饮食、装扮、单一至极。有人说自己喜欢喝雨前龙井，我便说棋玉独爱蜀中蒙茶。

类似的事多发生几遭，某日我就听闻了陛下斥责德妃的消息。萧礼无非是想挑起棋玉和我打对台，我们都是岑家的女儿，陛下自然也是顾忌外戚坐大的。陛下要的是我二人不和，若是我们亲亲热热，陛下自个就受不了了。

而棋玉的反击终于来到。

盛夏时节，御花园的荷塘里忽然掉入两位皇子去。棋玉住的近，先到一步。当她听到儿子说出「皇兄推我」这句话后，不假思索地走到浑身湿透的萧询面前，扬手便是一记耳光。

女人手上的护甲在男孩柔嫩的脸上刮出一道血痕来。

多年前，她曾跪在地上，受过我的一记耳光，如今以这样的方式终是还了回来。我匆匆赶来，正将这一幕收入眼底，目光一寒，低喝道：「德妃！」

棋玉眼底亦是寒芒一闪，「皇后没有听到阿器的话吗！」

我上前揽住儿子肩膀：「阿询同样落水，事情经过怎可只凭阿器一面之词。纵使阿询有错，他是嫡子，自有陛下与我来教训，何时轮到德妃你越俎代庖！」

棋玉呼吸一窒，尔后温温笑了，「姐姐，你别忘了，我不仅是阿询的庶母，我还是她的姨母。」她视线低垂，向我的儿子伸出手来：「好孩子，姨母可打疼你了？」

阿询畏惧似的向后一躲。我冷声道：「来人，请陛下过来。」

事情并不难分辨，哪一位皇子的身边都是宫人的。阿询先到，瞧上了御花园池塘里的一支并莲花，阿器晚至，同样想要。二人争执拉扯间，齐齐掉入水里。

上首的萧礼听罢宫人讲述的事情经过后沉了脸色，「眼皮子如此浅，一支并蒂莲也值得去争。」

萧器年纪小些，平日又得宠，故而大声道：「母妃喜欢并蒂莲。」萧礼闻言脸色好转不少，赞道：「还算有孝心。」他又瞧向萧询，训斥道：「你比阿器年长，友爱兄弟的道理都不知道了么？」

我眸光一沉，口中却嗔道：「陛下忘了，月前阿询领着一帮堂兄弟去拜见母后时，还得了一句兄友弟恭呢。小孩子打闹也是有的，您何必阴着脸，吓坏阿器同阿询。」

不等萧礼答话，我又说：「常言道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这一回你们两人落水，让满宫里的人替你们捏了把汗，罚，还是要罚的。依我看，就抄百遍《孝经》好了，如何？」

我毕竟是皇后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萧礼不会拂我面子，他颌首：「便按你说的办。」

夜里宫人来信称今夜陛下歇在棋玉殿中。我低叹，白日的落水风波，陛下只挑阿询的错，棋玉掴他那一巴掌却绝口不提，连一句申斥都没有。

我与萧礼多年夫妻，早在生产那夜就对他彻底寒心。但阿询一个六岁孩童，怎么会不委屈？我带了宵夜去看阿询时，这孩子已经抄起《孝经》来了。

见我，他未说话，眼中却浮起水雾。我如何能不心疼，「吃些东西吧，明日再抄。」

他低着头，说：「母后，是询儿不好，不得父皇欢心。」

我抚上他的肩头，心中酸涩难当，向他解释缘由：「你是母后最心爱的孩子，你很好。至于你父皇，他喜爱德妃多于我，自然就更喜欢德妃所生的阿器。何况你与阿器不同，你是中宫嫡出，你的成长就意味着你父皇的老去。他忌惮你，便不能全心意的爱你。但你还有母后。」

宫里的孩子大多早熟，那一夜，萧询沉默着抄完了百遍《孝经》。天光大亮时，他终于停笔，向我轻声说：「母后，我知道的，其实您也喜欢并蒂莲花。」

他提起并蒂莲，恍然间，我想起了当年宫里赏下来的莲花钗来。我是在生下乐温后的第二年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从太后口中方知道自己是如何成为东宫太子妃的。

太后说，当萧礼向他们相求之后，岑家暗中就进了帝后的人，以考察棋玉的品德。棋玉鬓发上的两支莲花钗太过扎眼，陛下觉得棋玉过于贪婪，不够谦逊，故而改了人选。

如果这话是在我未出阁的时候听到，或许会信，但现在我已浸润宫廷数年，不由哂笑，京都贵女那么多，即使不选棋玉，何必将自己推上来？归根结底，太上皇是觉得萧礼在婚姻一事上过于放肆，有意敲打罢了。

毕竟，国朝此前也不是没有被废的太子妃。若我真的不行，废了，再换一个便是了。

待萧询睡下后，我命窃絮回了趟家。窃絮是家生子，父母都是府中的老人，又没儿子，本是要作为陪房随我出嫁。我既嫁入宫中，他们一家便留在府里。

又过了几日，阿询就带着妹妹出宫去了，他们去了太上皇与太后养老的长寿庄，那里有的是空地，乐温的美人风筝可随意放飞而不必担心被什么勾住而败了兴致。

## 6

宫中时日如流水，神凤七年的时候，太上皇薨。众多子孙中，最伤心的要数阿询。他常去长寿庄走动，与太上皇祖孙情笃。

我担心他的身体，炖了好些补身的汤水。而太上皇出殡那日，当着众多朝臣和宗室的面，站在最前面的阿询忽然喷出一口血来，身子猛烈一晃，随即摔倒在地昏迷不醒。

太医诊断出此乃中毒所致。

萧礼自然是震怒的，一番查证之后，凶手指向了贤妃苏氏。阿询所中之毒乃是西南奇毒，而偏偏贤妃之兄多年以前曾经镇压过西南蛮兵。况且在严审之下，我殿内已有宫婢招认，受了苏家的恩惠，将毒药溶在水里，又以蘸过毒水的布帕擦拭了底下人替萧询整治膳食时所使的汤煲。

一夕之间苏家倒台，连带着贤妃所生的皇三子都受了厌弃。这场雷霆之怒砸到苏家头上时，棋玉正卧床休养，岁月似乎格外偏爱她，不肯让她的美丽有半点损耗，即使小产之后面容苍白，瞧着都有病西施的美态。

她这几年怀了两次孕，每一次都没有保住，最初也疑心我或者贤妃做了手脚，可她的近身之物一向小心，怕还是天生体弱之由。

神凤十年的时候，我生了一场重病，久也不见好。萧礼渐信道教，要我上章首过，被我断然拒绝：「为太子妃、为皇后，我问心无愧，并无过错。」

真是这样吗？只有我自己知道，真相如何。

我嫁给萧礼十七年来，的确做过不少坏事。譬如说，我从娘家入手，在母亲的衣料和岑家献给棋玉的温补药材上动了手脚，无声息地弄掉了棋玉的子嗣。可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做，我与棋玉各有子嗣，势同水火，我不能给她任何踩在自己头上的机会。

在一双儿女的陪伴下，我最终从这场疾病中挺了过来。

病愈后不久，请陛下立嫡长子萧询的折子便飞到了陛下案上。从礼法上来说，萧询的继立名正言顺，但萧礼却按下不发。

他不想册立太子又怎样，他拖不了几天了。

因为——

陛下千秋节那日，在宫廷宴会中，平日里甚少出面的皇二子列席。到他献寿时，皇二子却替他的母妃喊起了冤。

当尘封已久的人名被翻了出来，陛下一霎怔愣后，记忆里浮现出贤妃的脸来。地上跪着的皇二子形销骨立，死死地睁大眼睛瞧着自己。贤妃是因长子萧询中毒一事才打入冷宫，若是贤妃有冤，那么……

高高在上的帝王眼中闪过一丝莫名狂热：「你先起来，你说贤妃有冤，可有什么证据？」

我垂下眼睑，轻轻吹了吹杯盏中的热茶。证据，自然是有的。

在陛下的授意下，贤妃之案重审。但所谓真相却并不肯像他预料想的那样。当年被处决了的宫婢原来留有家人，十来岁的小姑娘跪在地上哀哀哭泣着，说着她知道的真相：「母亲告诉我，姐姐入宫后开始时在御花园里侍弄花草，有一年母亲生了病，姐姐在御花园里哭，遇见了德妃娘娘。德妃给了我姐姐银钱，要她将钱带出去给母亲治病。后来姐姐因着机缘入了皇后宫里，德妃便要姐姐充当眼线……」

「后来父亲喝醉酒，打死了人，要偿命。姐姐又求到德妃那里去。德妃说，可以帮这个忙，但却要姐姐日后为她做一件事。这件事，便是给太子下毒，同时攀咬贤妃……」

够了，戏唱到这里足矣。

我冷声道：「好个德妃！好个一石二鸟的毒计，要不是当年阿询喝得少，今天陛下身边可用的岂不是只剩下由她所出的阿器！」

当证据摊到明面上时，同当年的贤妃一样，棋玉亦不住喊冤。可若喊冤有用，贤妃便不必在冷宫里磋磨了三年。贤妃被释出，三年冷宫生涯，将她折磨的如同老妇一般。就算出来了，帝王的宠爱也与她无缘。棋玉则被送到城郊庙里，青灯古佛，了此一生。

她出宫前，我们姐妹见了一面。

棋玉已不再是当年不谙世事的愚钝少女，她指着，我，目眦欲裂：「是你，是你三年前就开始布局来害我！」

我轻轻摇头：「棋玉，你大错铸成，却还不知悔改，只愿青灯木鱼，能让你忏悔自己的罪过。」这也是我今生，与她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多年前她曾给我上过一课，人越是得意，就越要警醒。

后来窃絮告诉我母亲求见的消息。我替女儿剥着龙眼，道：「告诉母亲，陛下将棋玉送至庙里已是网开一面，贤妃却在冷宫里熬了三年。庙里纵然清苦，总比冷宫里强。」

一月后，陛下立嫡长子萧询为太子。阿询身份贵重，更何况，除阿询以外，他已没得选。

事情到这，便只剩下熬时间了。就像陛下昔日在东宫里做的一样，熬到皇帝肯退位，或者熬到皇帝驾崩，便算是熬出头了。

我唯一担心的是那来自西南的毒药在阿询体内还有残留——三年前，儿子拿着毒药找到我时，我着实吃了一惊。

但这步棋，虽然耗时长些，但的确奏效。

棋玉的冤并没有喊错，可冷宫里的贤妃和三皇子都认定了凶手是她，死去的宫婢家眷也认定了是她，就算有一百张口，事也说不清楚了。毕竟谁也想不到，这样凶险的毒，竟然是十三岁的阿询掐算着剂量，自己服下的。比起他昔日的父皇来，萧询更适合当一个太子。他受到的帝王猜忌更多，应对的也更加周全。

在更漏声声里，我沉沉闭上双眼。睡前想着，该找个时机要向陛下进言，后宫空虚，应广选美人。如今民富国强，一位天子稍稍放纵享受，是无可厚非的事情。

若皇帝不昏庸，如何显出太子的贤能来。

半梦半醒中，我似乎又回到了年少时的岁月，那时的我绝想不到有朝一日将在深宫里，与姐妹相斗，与帝王相斗，机关算尽，诡计百出。

或许，这就是深宫内，所有女人的命运。

暗夜里，不知哪里响起淙淙琴声来，如泣如诉，不绝如缕。

(完)

□ 作者：君子端方